

# 談帶分數記號與大數分節

林福來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

這裡要談的是關於兩個數學記號的小問題，帶分數記號與大數分節的約定問題。75年6月假中央大學舉行的國科會數學教育合作研究計畫年度成果報告中，曾經討論過帶分數記號是否值得保留，以及大數分節應否更改以配合國人的進位習慣等問題。在此對此二問題舊調重彈，意在提供課程發展者思考與判斷的素材。

設想引進帶分數記號 $2\frac{1}{3}$ 的理由，顯然是為了書寫上的簡便。 $2\frac{1}{3}$ 既將 $2 + \frac{1}{3}$ 中的加號“+”省略不記，達到簡便的目的，同時又保留整數2與分數 $\frac{1}{3}$ 的原始風貌，使我們很容易將我們對2與 $\frac{1}{3}$ 的數值感受，轉移至 $2\frac{1}{3}$ 。

不過，這簡便的記號，却也帶來若干學習上的困擾，簡述於下：

## 一、增多教材單元——帶分數

有了帶分數記號，自然就得介紹帶分數的意義，帶分數的四則運算。如果增加一點教材，可以使學習更順暢，那自然很值得。可是帶分數這單元，本身就又增加許多學習困難。例如，介紹帶分數記號的意義，把它當成新的概念，使有別於自然數與分數來教，就想當於隱隱約約地告訴學習者，2與 $\frac{1}{3}$ ，一個是整數，一個是分數，那是兩個不同的系統，不同系統的元素相加，不能真的混合，就直接“擺在一起”，所以產生 $2\frac{1}{3}$ 這記號。一旦學習者建立此心像，一、兩年後學習文字符號時，有的人會據此心像，“不同系統的元素相加，就擺在一起”，來推論 $2+a=2a$ 與 $x+y=xy$ 應是合理的演算。關於此類文字符號的錯誤演算，我們有些實證的數據，下面再回頭來談。

關於帶分數的四則運算，許多學生學過後，並不見得有多少了解。例如，下面這題帶分數除法意義的檢驗題（參閱楊壬孝，民76）。

選擇題： $3\frac{1}{3} \div 2\frac{1}{5} = ?$

12 歲 13 歲 14 歲

(1)  $(3 \div 2) + (\frac{1}{3} \div \frac{1}{5})$  ( 20%, 28%, 23% )

(2)  $(3\frac{1}{3} \div 2) + (3\frac{1}{3} \div \frac{1}{5})$  ( 17%, 18%, 14% )

(3)  $(3\frac{1}{3} \div 2) + \frac{1}{5}$  ( 6%, 9%, 7% )

(4)  $(3 \div 2\frac{1}{5}) + (\frac{1}{3} \div 2\frac{1}{5})$  ( 44%, 35%, 45% )

正確答案(4)，選對的學生，臺北小學六年級( $N=214$ )，台北國一( $N=220$ )與臺北國二( $N=228$ )，分別是 44%，35% 與 45%。選(1)的百分率是錯誤選項中最高的，選項(1)說明帶分數相除時，整數除以整數，分數除以分數，兩個不同系統的元素各自運算後，再相加。

不過相同的題目，改成要學生計算答案，結果同一群樣本，國小六，國一與國二學生，算出正確答案的百分率分別是( 76%，80%，70% )。

這兩題答對率的大差異，提示我們學生會計算，並非真了解運算的意義，多半是記憶運算的法則。換句話說，有了帶分數記號，似乎很自然需要教它的四則運算。而四則運算的教學，從楊壬孝(民76)的測驗結果，大致上可看出主要是教計算法則而已。學生則增多了一些需要死背的規則。

根據楊壬孝(民76)的調查，臺北市學生的帶分數四則計算題，國小六年級、國一、國二學生的答對率集中在 70%~90%。這種計算能力夠不夠好，很難絕對地下判斷。不過跟英國學生比較，倒是好非常多，同樣題目差異一般在 30% 以上。(參閱Hart, 1980)。

先學會計算，增強學習信心後，再求了解是一種學習方式，反過來，也可先求了解，再據此了解學計算。這兩種方式，孰優孰劣，不是我們要討論的重點。我們要提醒的是，“學會計算再求了解”的重點是，後來還是需要求了解，可是從“ $3\frac{1}{3} \div 2\frac{1}{5} = ?$ ”這道除法意義的選擇題的測驗結果看，國一、國二學生很可能並沒“了解”。這是增多帶分數的四則運算之教材單元後，學生的學習困難。

## 二、文字符號運算的錯誤類型——帶分數模式

調查國中學生對文字符號概念了解的情況時（參閱林福來等，民73），發現一些文字符號運算的錯誤類型，形式上跟帶分數記號很相近，例如， $2+n=2n$  與  $x+y=xy$ ，學生的想法基本上都是不同系統的元素，不能混合，所以相加時，直接去加號擺在一起，這樣的錯誤類型，我們稱它為帶分數模式。

民國73年的調查（林福來等，民73），發現有帶分數模式行為的國中生很普遍，如下表一所示：

表一 特定答案百分率（民73年，林福來等）

題目與答案	國一 (N=191)	國二 (N=190)	國三 (N=182)
4 加 $3n=7n$	48%	29%	22%
4 加 $n+5=9n$ 或 $4n+5$	41%	24%	17%

上表中的百分率是臺北地區學生紙筆測驗卷上可觀察得到的資料。當學生形式上表現出帶分數模式行為時，其內在的想法是否根源於帶分數記號呢？73年的調查中，有位國中老師提供如下的一份學生詢問資料：

學生：“請問老師，

$$2 + \frac{1}{2} = 2\frac{1}{2}$$

$$2 + \frac{1}{3} = 2\frac{1}{3}$$

.....

$$2 + \frac{1}{n} = 2\frac{1}{n}$$

.....

這些都對，所以  $2+n=2n$ ，這為什麼不對？”

這個案當然不足以代表所有表現帶分數模式行為的學生，不過至少顯示有學生在挑戰中、小學數學教材內記號的不一致性了。

檢查中、小學數學教材，不難發現帶分數記號  $2\frac{1}{3}$  是唯一一個省略“+”號的記號

。這“唯一”需不需要存在呢？值得談談。

關於帶分數記號影響帶分數模式行為有多大的問題，正進行中的“國中生文字符號概念的了解”研究，或將會有進一步的發現。（郭汾派等，民 76～）

### 三、帶分數的計算困擾

帶分數相加（相減）運算，可化成假分數再加（減）或整數部分加（減）整數部分，分數部分加（減）分數部分，這兩種運算方式，除了相減時分數部分不夠減需從整數借 1 的情形，或許添加新的計算困難，否則是不會比整數或分數各自的加、減運算困難的。

帶分數的乘法，情況就不同了。如果  $2 \times 2\frac{1}{3}$  的計算過程中，將帶分數記號還原如下：

$$2 \times 2\frac{1}{3} = 2 \times (2 + \frac{1}{3}) = 4 + \frac{2}{3} = 4\frac{2}{3}$$

那麼，遇到  $3 \times 2\frac{1}{3}$  的情形，就得

$$3 \times 2\frac{1}{3} = 3 \times (2 + \frac{1}{3}) = 6 + \frac{3}{3} = 6 + 1 = 7$$

出錯機會不大。或者將帶分數化成假分數再相乘，雖手續稍繁，基本上不比真分數相乘增多出錯機會。不過，一般教學時常常教學生走捷徑，運算如下：

$$\begin{array}{r} 2 \times 2\frac{1}{3} = 4\frac{2}{3} \\ \uparrow \uparrow \\ 2 \times 2 \quad 2 \times \frac{1}{3} \end{array}$$

這樣的運算出錯機會就大了，例如：

$$\begin{array}{r} 2 \times 2\frac{1}{3} = 4\frac{2}{6} \dots\dots (a) \\ \uparrow \\ \frac{2 \times 1}{2 \times 3} \end{array}$$

及  $3 \times 2\frac{1}{3} = 6\frac{3}{3}1 = 6 \dots\dots (b)$

(a)這種錯誤，主要是分數乘整數的差錯，不算是帶分數記號引起的，但像(b)這樣的錯誤，就是為了講求運算快速，計算時  $2\frac{1}{3}$  所代表的  $2 + \frac{1}{3}$  中的“+”在運算中完全被忽略所造成的。

上述捷徑式的計算過程，往往被學生進一步推廣至兩個帶分數相乘的運算，即兩帶分數相乘，整數乘整數，分數乘分數。例如，周武男（民76）的調查中，就發現國中有這樣的運算，

$$2 \times 2\frac{1}{2} \times 2\frac{1}{2} = 8\frac{1}{4}$$

並且這種錯誤出現的百分率，隨著年齡增加而增加。國三比國二多，國二又比國一多。這現象或許可解釋為，學過帶分數的時間愈久，忘記其意義的學生愈多。如果此趨勢繼續發展，那麼在大學生的考卷上發現此類錯誤也就不足為奇了。

綜觀帶分數相乘所造成的錯誤，根源都是計算過程中，沒有顧及被省掉的“+”號所致。

帶分數相除，前面已舉過例子，指出“整數除以整數，分數除以分數”這種錯誤的運算律，被 20%~28% 的國小六年級及國一、國二學生所遵行。

總之，帶分數教材就像任何其他數學單元一樣，有它本身的學習困難；特別地，帶分數記號又造成文字符號學習的困難。

我們該如何因應？兩種對策：

第一種對策是不變。既然我們學的數學基本上是西方的，西方數學介紹了帶分數記號，母體不變，自不應在枝節上亂動，徒生銜接困擾，這是保持不變的理由之一。再者，學生中真正因帶分數記號帶來學習困難的，總算不是大多數。只要對那些有學習困難者進行診斷教學即可，這是支持不變的第二個理由。

第二種對策是變。要變如何變？變了會不會滋生新的學習困難？

欲改變帶分數記號，原則是能減少不必要的教材及去除因它帶來的學習困難。如果另創新記號來表示  $2 + \frac{1}{3}$ ，那麼類似目前的帶分數教材仍然照舊需要，只是更改成新記號而已，教材還是減少不了。因此，另創新記號並不足取。如果不創新記號，那就有兩種處理方式，一是使用既有的記號，一是不用記號。

使用既有的記號，自然我們會想到假分數，即將  $2 + \frac{1}{3}$  表成  $\frac{7}{3}$ 。學習到了某程度，比如說高中階段，這種假分數的表示法其實已經是實際課堂上早已使用的了。解  $3x = 7$ ，到了高中，甚至在國中階段， $x = \frac{7}{3}$  或  $x = 2\frac{1}{3}$ ，兩種寫法在數學教室內，同時

都會被接受的。另外，從數學結構的觀點看，也很支持  $2 + \frac{1}{3} = \frac{7}{3}$  的表示法。在高中數學裡，從整數系推廣到有理數系時，有理數系的元素，定義是形如  $\frac{q}{p}$  的數， $p$ 、 $q$  都是整數且  $p \neq 0$ 。整數、分數都是有理數。更高等的代數裡，又進一步描述有理數系是一個“體”( field )。“體”這結構的直觀意義，就是“體”內的任意兩個元素都可以合法地進行加、減、乘、除四則運算(除數自然不能是 0)，其結果還是一個“體”內的元素。令  $\mathcal{Q}$  代表有理數體，則  $\frac{2}{1} = 2 \in \mathcal{Q}$ ， $\frac{1}{3} \in \mathcal{Q}$ ，由“體”的特性知  $2 + \frac{1}{3}$  也可表成  $\frac{q}{p}$  的形式，亦即  $2 + \frac{1}{3} = \frac{7}{3}$ 。

到了高中階段，學生對分數的了解較深刻，較有能力感受  $\frac{7}{3}$  的數值大小， $2 + \frac{1}{3}$  以  $\frac{7}{3}$  來表示同樣具有簡便且不失數值感的好處。可是對於小學五、六年級或國一學生，他們對  $\frac{7}{3}$  的數值感受如何呢？

楊壬孝(民76)的調查，對於在數線上標出  $1\frac{1}{5}$  與  $\frac{9}{5}$  這兩個數，國小五、六年級及國一學生的答對率分別如下表二所示：

表二 答對率(%) (楊，民76)

年級 題目	國小五(N=220)	國小六(N=214)	國中一(N=220)
在給定的數線 上標出 $1\frac{1}{5}$	35	66	88
標出 $\frac{9}{5}$	21	58	81

表二顯示假分數比帶分數難了解，且年紀愈小愈感困難。從分數的學習過程中，學生感受及思考分數的方式，大致上有下列四種(Booth, 1987)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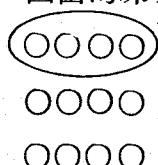
(a) 一個整體(連續量)等分後的若干部分。

例如，右圖中，斜線部分占  $\frac{1}{3}$ 。



(b) 把一集合的元素(離散量)等分組後的若干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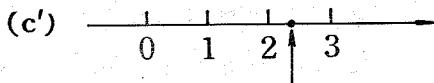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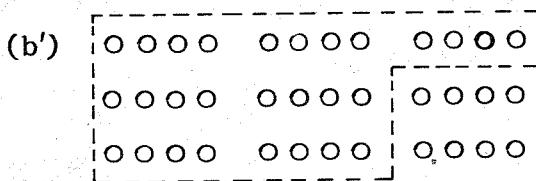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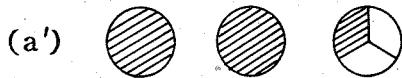
例如，下圖中，圈出的珠子是整個集合的  $\frac{1}{3}$ 。



(c) 數線上的一數值。

(d) 兩數相除的結果。

根據這四種方式，學生正確地感受  $\frac{7}{3}$ ，分別的表現 (representation) 將是：



(d')  $7 \div 3 = 2 \cdots \text{餘 } 1$ ，或以小數表示  $\frac{7}{3} = 2.333\cdots$

這四種思考  $\frac{7}{3}$  的過程之表現，都經過一道將  $\frac{7}{3}$  換成  $2 + \frac{1}{3}$  的程序。這番換算，對於高中以上的學生或許不覺得是負擔，可是對初學分數的小學高年級學生而言，則無疑增加其思考的難度，楊壬孝（民76）的數據或可說明此點。對於這些初學分數的學生，將  $2 + \frac{1}{3}$  表成  $\frac{7}{3}$  的記法，一部分學生將失去  $2 + \frac{1}{3}$  的數值感受，一部分學生則增加了思考的難度。因此，在此階段，介紹  $\frac{7}{3}$  來表示  $2 + \frac{1}{3}$  是否恰當，需要編教材者費心求證了。

除了假分數外，現有的記號已沒有適合代表  $2 + \frac{1}{3}$  的了。因此，另一種可能就是去除  $2 + \frac{1}{3}$  這記號，保留  $2 + \frac{1}{3}$  的原始風貌。亦即，不要求初學者進一步簡化  $2 + \frac{1}{3}$ ，等到適當階段再介紹（或要求） $2 + \frac{1}{3} = \frac{7}{3}$ 。

若在小學高年級時保留  $2 + \frac{1}{3}$ ，不再要求化簡，則  $2 - \frac{1}{3}$  可表成  $2 - \frac{1}{3} = 1 + 1 - \frac{1}{3} = 1 + \frac{2}{3}$ 。帶分數記號取消之後，伴隨帶分數記號而增加的四則運算，將隨之而變，例如：

$$(3 + \frac{1}{5}) + (2 + \frac{1}{4}) = (3 + 2) + (\frac{1}{5} + \frac{1}{4}) = 5 + \frac{9}{20}$$

$$(3 + \frac{1}{5}) - (2 + \frac{1}{4}) = (3 - 2) + (\frac{1}{5} - \frac{1}{4}) = 1 - \frac{1}{20} = \frac{19}{20}$$

$$(3 + \frac{1}{5}) \times (2 + \frac{1}{4}) = 3 \times (2 + \frac{1}{4}) + \frac{1}{5} \times (2 + \frac{1}{4}) = 6 + \frac{3}{4} + \frac{2}{5} + \frac{1}{20}$$

$$= 7 + \frac{4}{20} = 7 + \frac{1}{5}$$

$$(3 + \frac{1}{5}) \div (2 + \frac{1}{4}) = [3 \div (2 + \frac{1}{4})] + [\frac{1}{5} \div (2 + \frac{1}{4})] = \dots$$

從上面的例子，可以看出加、減可以在初學階段就開始學習。乘法需要等到學生成熟度可接受分配律時才學，或者，保留乘法等到學生較成熟，對於  $2 + \frac{1}{3}$  與  $\frac{7}{3}$  已可同樣地感受其數值大小時，才開始學。除法則一定需等到接受了  $2 + \frac{1}{3} = \frac{7}{3}$  時才學。

最近(1987, 11月)在英國劍橋參加的一次數學教育專題演講，話題涉及分數的教材。此地著名的數學教育家 Shuard 女士與 Bishop 先生，都提醒大家思考一個問題：“為何要教小學生分數的乘、除運算？”我們知道小學生、國中生中絕大部分都不會了解分數乘、除運算的意義，我們只是教他們死背兩條演算法則而已。從學生的觀點看，教一些他們無法了解的教材，有違數學教育的原則。傳統介紹分數四則運算的理由，不外是整數有四則運算，所以分數也要教四則運算。這理由純粹是站在數學內容的角度來談教材，不是從學習者的角度來談。而後者才是今日數學教育界所普遍強調的精神。

如果分數的乘、除運算的教學，已被挑戰，那現存帶分數的乘、除運算，是否適合少年時期學習，就更值得挑戰了。

現在轉到大數撇節的問題。這是王九達先生在75年6月的數學教育研究年度成果發表會中提出的。

1 2 , 8 3 4 , 5 6 9 , 0 0 0  
↑      ↑      ↑  
billion    million    thousand

像上面這個大數的分節方式，在英文裡恰好配合她們的單位，自右至左在分號之左的數字其單位分別是千(thousand)，百萬(million)及十億(billion)。這樣的分節，完全跟英文中的單位配合，所以閱讀方便，數值感也就較強烈。

西方數學將大數分節，既是配合她們的數量單位，方便閱讀而決定三位一撇。我們的大數數量單位京、兆、億、萬之間都是四位一進的。引進西方數學之時，沒有將此不合國情的西方大數分節方式更改，以配合我國進位習慣，是件不可思議的“整套移植”。試看

(a) 1 2 , 8 3 4 , 5 6 9 , 0 0 0  
 ↓      ↑      ↑↑  
 億      萬千

(b) 1 2 8 , 3 4 5 6 , 9 0 0 0  
 ↑      ↑  
 億      萬

(a)這種分節，閱讀時，像我個人還需一位一位往上數，個、十、百、千、萬、十萬、百萬、千萬、億、十億，到百億為止，然後才開始念得出此數。(b)的分節方式就完全不同了，經由視覺，即可閱讀此數。

設想，如果我國早期的數學持續地比西方發達，現在她們都承用我國的數學為教材，而我們大數分節的方式，很難想像會採用(a)而不採用(b)，那麼在此情況下，除非英文另創大數單位配合我們的分節方式(b)，否則(b)這種分節法，難道有可能倖存於西方的數學中嗎？

## 參考資料

1. 林福來、林光賢、郭汾派(民73)，國中生比與比例及文字符號的概念發展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年度報告，師大數學系。
2. 周武男(民76)，國中生實測概念的發展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年度報告，高雄師範學院數學系。
3. 楊壬孝(民76)，國中、小學生分數概念的發展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年度報告，師大數學系。
4. Booth, L.R. (1987)，分數的學習困難，師大數學系專題演講彙編，科教月刊，100, 7-15。
5. 郭汾派，林光賢(民76)，國中生文字符號的概念發展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，師大數學系，政大應數系。